

袁厚春，一九四五年生，一九六三年入伍。著有《七九年之战目击记》（省委第一书记）、《百万大裁军》（大投资者）等书。（省委第一书记）获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一名。



# 隕石之歌



# 陨石之歌

袁厚春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124号

## 陨石之歌

- 
- 著者：袁厚春  
出版：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小街翻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话6736751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1201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07千字  
印张：9.75  
版次：1995年5月第一版  
印次：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 
- 书号：ISBN7—80039—043—8/I·432  
定价：10.50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 作者的话

1983年，我与一群部队作家朋友在云南办笔会。一天，我们到大理的一座富有典型白族建筑风格的古老庭院参观游览，在院中央一棵古榕树下，看见维护树根的围栏全用大理石片砌成，其中一片半米见方的大理石片透出的浅灰色石纹，竟活脱脱象一幅国画家点染的猫！我屏住呼吸，被这只“画”得如此逼真而生动的猫镇住了。稍顷，我突然不合时宜地大呼一声：“快来看！——这就是报告文学！”

原来，这几天朋友们正在在为什么是报告文学之类问题而争论。虽然大家对报告文学已司空见惯，但要真正表述得明白透彻并非易事。现在，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标本，我觉得这幅大理石猫几乎包涵了我的全部报告文学观。

说这幅大理石猫逼真和生动，并不是它真的超过国画大师或者三流画家用笔墨画成的猫，但我相信，即便是齐白石、徐悲鸿那样的大师画的猫，也不至于令我如此惊叹。因为它完全取自天然，而未经任何虚构；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画”得出的，而是大自然在千百万年的地壳变动和物质溶化中形成的，可遇而不可求。如果一定给它署一个作者名字，那只能是——上帝。它是上帝的造化。

可是上帝的作品我们本来是看不见、读不懂的。谁知道



上帝他老人家在大理的石头山里还画了些什么呢？把它发掘出来、发表出来的，是大理的工匠。就在离这只猫不远的大理石厂，我参观过大理石制品的加工过程。厂房里一排巨大的钢架死死地夹着一块块粗糙的巨石，一个挨一个的锯条，在电动机的推动下不停地在石头上锯来锯去……据介绍，把一块书桌大小的石头锯成片，需要一天一夜。之后，还要经过电动机械由粗到细的无数次打磨，才能制成我们日常见到的大理石桌面或建筑石板。这还是在电气化、机械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试想，在手工操作的年代里，一个石匠要用多少功夫才能制成一块，又从多少块石片当中才能发现一只维妙维肖的猫呢？

这个工匠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正同报告文学作家一样。他象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那样，从日积月累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理想，至少他懂得那仪态万方的猫是美的、可以入画的吧，但他不是靠笔和纸去虚构一只理想的猫，而是到客观世界（石山上）去寻找，去调查（用锯子），去选择，最后完全用真实的材料，构成他的艺术品。它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艺术只有与真实相统一，才成其为艺术（虽然各种艺术形式对真实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其统一的程度越高，就越是震撼人心。当然，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把真实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程度，但我们一直朝着这个最高理想、最高目标追求。至少，不能为了屈就艺术性（或者为了显示所谓的艺术性），而放弃忠于真实的操守，而降低对真实性的要求。

1994年6月

# 目 录

河那边升起一颗星.....	(1)
陨石之歌 .....	(25)
百万大裁军 .....	(46)
“老铁”们的悲喜剧 .....	(207)
省委第一书记.....	(236)



军马训练、武器保养、副业生产、食堂管理、营具维修……他们几乎什么都第一。就连给团里广播室写稿子，也是他们连最多！

最轰动的还是一九八〇年老兵退伍。这天，团党委召集各工作组汇报。这是一年中最使干部们挠头的工作，可是派驻一机连的后勤副处长若无其事，慢腾腾地说：“我在连里好象没事可干一样呵！退伍名单一公布，老兵们光忙着做好事。救济款、医疗费，没争的闹的。连里要杀口猪慰劳老兵，老兵们拦住圈门硬不让进……”

“你讲鬼话！”听的人几乎火了。

这真叫我们的副处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不信，你们自己去看嘛！”

是啊，一机连并不远，过河就到。不成想，凡过河看过一眼的，回来无不拍手称奇，而没过河的，全都不信！团党委简报上介绍，师党委通报表扬，人家说搞宣传的会吹；《战斗报》登了，人家说笔杆子会编。……消息传到军里，政治部主任就在老兵离队前一天下午亲自赶到该连，话不过三句，便单刀直入：“把复员老兵集合起来，我一块看望一下，怎么样？”这问题提得太内行了：到这时候，还想把他们集合起来，岂不比平时集中千军万马还难？陪同的团政委忙说：“怕没有几个在家了吧……”

“有几个算几个。”

于是，值班员哨子响了。五分钟后，首长们被请到了集合地点，一看，齐刷刷站着两排，一个个着装严整，精神饱满。排头一位跨前三步，“啪”地一个敬礼：“报告首长，一机连二十四名退伍战士，除一名去军需股办手续外，其余二



个月前，这个连队已到了这种地步：团党委不得不下决心将五名干部一起转业或调走，另请师党委派一名新人重建该连。那时候，他刚从步校毕业，在干部科帮助工作。一天，科长说：科里原准备把你留下，但是你的老连队需要一名指导员。何去何从，你考虑一下，三天后答复我。

留在干部科的好处，李随国当然明白；可是感情不容他选择，他必须回去，因为那是他的连队。他在那儿入党，提干，调学，在那儿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四年。现在，连队落后了，他更不能丢开她，如同灾荒年月不能离开饥饿的母亲。

记得他从步校刚回来那天，半夜一点钟赶到了老连队，摸黑钻进了老战士吴家中的被窝。吴家中一把抱住他，哭了：“唉，你不知道咱连乱成啥样了……”吴家中诉了半宿委屈。李随国心情沉重。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进步校，不该离开他们。……“回去！”他决定了。凭他当排长时的印象，他觉得是有把握的。“至少，我听他们诉诉委屈，一起说说笑笑，也可以让他们快活些呀……”

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到任头一天早晨，李随国抱着扫帚从前庭扫到后院，有的战士竟抱着膀子站在门口看新鲜；他提着桶把饭送到一个又一个“病号”的床前，可他前脚刚出门槛，身后就传出讥笑：“这还差不离儿，指导员亲自送饭，还带白糖，以后发扬……”上任第三天，李随国点名就可以不用花名册了，可他在一次次谈话中所遇到的敬而远之的目光，是多么陌生！当李随国头一回回连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新兵曾向他发过不少牢骚。可如今找他了解情况，他却说：“唉，就那么回事，



如何’就行。我们一起给干部立个‘法’！”

成功了。当天下午，他收到了一百四十多个“不准”，加上他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连夜整理出三十八条，“不准到炊事班捞油水”，“不准收礼受贿”，“不准歧视来自农村的战士家属”……明确、具体，条条都有针对性。支委会通过后，他们在饭堂里张贴，在大会上宣布。“支部把准绳交给你们了！凡有违犯者，每个人都有权抵制！”

人群里一股热流滚动了。但是李随国立刻就发现自己被推到了前沿。第二天，一位前任干部来了几个“关系户”，他家属明明在连里住着，另灶做饭，他却让炊事班给炒菜待客。炊事班长找李随国来了，李随国说：“不妙。”炊事班长出门不过两分钟，那位同志便进门了。“小李子”——我来了几个客，让炊事班给我炒几个菜，——你去说。”李随国恭敬地请他坐下，说：“这事，恐怕我说了也不管用——支部有‘三十八条不准’了！我相信，如果咱俩换换位置，你也会这样做。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啊，你得给我们新干部做好样子呵……”“哼！”那位同志一摔门走了。——这是第一件事。

没几天，五名要走的干部联名向支委会提出，要连队给他们每人买一个旅行包，并说这是上届支委会讨论过的，别的连队已经买了。李随国说：“这事我查过了，上级没有这个规定，本身又不合理，别的连队都买了咱也不能买。”这是第二件。

第三件，李随国主持支委会卡下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填表的战士工作表现一般，请客送礼出名，于是又填党表又被推荐上步校，群众议论很大。李随国说：支部不能接收这样的党员。为他一生的道路负责，我们也不能让他这样入党。



